

中国当代
原创文学

王祥夫——著

劳动妇女

王桂花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劳动妇女

王桂华

LAODONG
FUND
WANG GUIHUA

中国当代
原创文学

王祥夫——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动妇女王桂花 / 王祥夫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

(中国当代原创文学)

ISBN 978-7-5598-0567-6

I. ①劳…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90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30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我常想,我若疯狂,还会不会再写小说?到时候我若是再写小说又会是个什么样?这也只是一个存在于心里的古怪想法,我很想试验一下,问题是,我好像不会疯也疯不了,顶多也只有烦躁和不安,或者是在写作的时候感到内疚。这是我自写作以来不曾有过的情绪,但现在有了,一动笔就觉得自己对不起谁。总在想,你凭什么写出这些东西?你凭什么要人去看你写的东西?这么一想心里就更加难过。去年我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写完我的名为《旗袍》的小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中篇小说,写完这个小说,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替历史在害羞,自己是不是替历史隐藏了什么。问题是,我肯定替历史隐藏了什么,或者是某种看不到的力量让我必须去隐藏,这么一来,我作家的身份就变了,变成了一个伪君子,一个说谎者。这么一

来,我心里就很不安,闭上眼睛,就好像有人已经从小说深处“踢它踢它”一路走过来,一直冲着我走过来,脸上的神色让我很害怕,我知道她就是我那篇小说中的人物,她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她要和我谈谈,谈谈我是怎样把历史左裁一块右裁一块然后搞成了这样,这让我很羞愧,这么多年来我写小说还不曾感到过羞愧。

一个作家,每有新书出,应当是欢喜的,有一份收获的喜悦在心上。这本小说集,收录了我近十年所写的短篇小说中的12篇,都不是近作,所以,色彩是有些驳杂的,这可以突破一个人的阅读经验,不至于让读者在读的时候感到审美疲劳。小说编好后,我却没有感到丝毫喜悦,就像是一个铁匠,他锤打一块生铁,本希望它变成一块精铁,却想不到它实际上只是一堆牛粪。写小说往往是这样——想法与实际效果往往让人发狂,我理解画家凡·高为什么忽然用刀把自己的画作纷纷划成碎片。

作家与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既不可能高于生活也不可能低于生活,我们只能贴着生活,就好像我们坐飞机在云端出没只是暂时的,两只脚只能永远贴着地面行走,就好像大雁永远只能飞翔在天空而不可能像一只土拨鼠那样钻到地下去。编自己的集子,本不用再一次谈论自己的诸多小说。我

想一个作家如果不疯掉,如果再继续写下去,其实也没什么花样了。作家有时候很像是一把刀,其刀锋之所以几乎可以切开一切,是因为其足够锋利。如果社会是一头牛或一头猪,那么作家这把刀正堪一用。刀要有刀锋,作家这把刀的刀锋如果不想锈掉,那么它一定要在三块磨刀石上轮番打磨。面对众生,这三块石头分别是:同情、正义、斗争。如果作家像一把刀而不是别的什么破烂玩意儿的话!除此之外,你还能让自己像什么?请想象一下。

是为序。

王祥夫

2017年9月29日

目录

怀鱼记

1

伤心蘑菇

35

发 愁

51

劳动妇女王桂花

66

扑的一声细响

91

雨 夜

105

乔其的爱情

127

爱 人

145

玻璃保姆

162

桥

181

房 客

205

最后一盘

218

怀鱼记

谁也不知道这条江从东到西到底有多长，有人沿着江走，往东，走不到头，往西，也走不到头。这条名叫“胖江”的江其实早就无鱼可打了，用当地人的话说是这条江早已经给搞空了。虽然江里还有水，但水也早已变成了很窄很细的一道，所以说这条江现在叫“瘦江”还差不多。尽管如此，人们却还会经常说起这条江的往事，岁数大一点的还能记起哪年哪月谁谁谁在这条江里打到了一条足有小船那么大的灰鱼，或者是哪年哪月谁谁谁在这条江里一次打到的鱼几大车都装不下，一下子就发了财娶了个内江媳妇。这个人就是老乔桑。

当年，江边的人们都靠打鱼为生，别看鱼又腥又臭，但鱼给了人们房子，给了人们钱和老婆，鱼几乎给了人们一切。但现在人们都不知道那些银光闪闪的、大的小的、扁嘴的、尖嘴的、

成群游来游去的鱼都去了什么地方。这条江里现在几乎是没
有鱼了,男人们只好把船拉到岸上用木棍支了起来外出四处游
荡,女人们也不再织补渔网,即使有人划船去江里,忙乎一天也
只能零零星星搞到几条指头大小的小鱼。人们在心里对鱼充
满了仇恨和怀念,但每过不久还是要到鱼神庙去烧几支香。
“鱼啊,别再四处浪游,赶快回家!”人们会在心里说。

老乔桑当年可是个打鱼的好手,村里数他最会看水,只要
他的手往哪里一指,哪里的水过不多久就会像是开了锅似的,
鱼多得好像只会往网眼里钻。乡里赏识他,说像他这种人才是
当村主任的料,虽然他当村主任十多年却没搞出什么名堂。

老乔桑老了,现在没事只会待在家里睡觉,或者拄着一根
棍站在江边发呆。他那个内江老婆已经抢先一步睡到地里去
了,尖尖的坟头就在江边的一个土坡上。

老乔桑的两个儿子先后都去了县城,他们都不愿待在江
边,江边现在什么都没有,他们也不会去江边种菜,再说也没有
哪一片江边的土地会属于他们,江边的土地都是被人们开出来
的,虽然江里没了鱼,但江边的土地却是十分肥沃,白菜、圆菜、
长菜、萝卜、洋芋,无论什么菜种下去过不几天就会滋滋地长起
来,而且总是长得又好又快,不少过去靠打鱼为生的人现在都

去种菜了，撅着屁股弯着腰，头上扣顶烂草帽，乔土罐就是其中的一个。

老乔桑对在河边种菜的乔土罐说：

“鱼都给你们压到菜下边了。”

“鱼都被你们压死了。”

“听到听不到鱼在下边叫呢？”

乔土罐听了老乔桑的话笑得东倒西歪：

“老伙计，人老了说疯话倒也是件好事，要不就不热闹了。”

老乔桑更气愤了，用手里的木棍子愤怒地敲击脚下的土地：

“知道不知道鱼都被你们压到这下边了，还会有什么好日子！”

乔土罐说：“老伙计，莫喊，县城的日子好，你怎么就不跟你儿子去县城，县城的女人皮肤能捏出水，有本事你去捏。”

老乔桑扬起手里的棍子对乔土罐说：“我要让鱼从地里出来，它们就在这下边，都是大鱼，我的棍子指到哪里哪里就是鱼。”

乔土罐和那些种菜的人都嘻嘻哈哈笑得东倒西歪。

“下边是江吗？那咱们村有人要做鳖了，乔日升第一个去做！”乔土罐说。

老乔桑说：“信不信由你们，我天天都听得清下边的水哗啦啦地响，我天天躺在床上都听得清下边的鱼在吱吱地乱叫。”

人们都被老乔桑的话说得都有些害怕，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都看定了老乔桑，过好一会儿，乔土罐用脚跺跺地面，说：“老伙计，我们当然都知道地球这个土壳子下边都是水，要不人们怎么会在这上边打井呢？但水归水，鱼归鱼，有水的地方未必就一定会有鱼，是你整天胡思乱想把个脑壳子给想坏了，是鱼钻到你脑壳子里去了，钻到你肚子里去了，钻到你耳朵里去了，所以你才会天天听到鱼叫。为什么钻到你脑壳子钻到你肚子钻到你耳朵里，因为那都是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鱼。”

乔土罐一跳就跳过来了，把一根点着的烟递给老乔桑。

“现在江里的水都坏了，哪还会有大鱼。”乔土罐说。

“我见过的鱼里灰鱼最大。”老乔桑把烟接过来。

“还要你说。”乔土罐说。

“就没有比灰鱼大的。”老乔桑又说。

“说点别的吧。”乔土罐说。

“我也快要到这下边去睡觉了，不知还能不能看到大鱼。”

老乔桑用棍子敲敲地面说。

老乔桑也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过这样大的鱼了。

这天中午，老乔桑的大儿子树高兴冲冲地给他老子提回了
两条好大的灰鱼。

树高开着他那辆破车走了很远的路，出了一头汗，他把鱼
从车上拖下来，再把鱼使劲拖进屋子，扑通一声撂在地上，然后
从水缸里舀起水就喝，脖子鼓一下又鼓一下，他真是快要渴死
了，这几天是闷热异常，黑乎乎的云都在天上堆着，但就是不肯
下雨，这对人们简直就是一种挑衅。

老乔桑被地上的鱼猛地吓了一跳，几乎要一下子跳起来，
但他现在连走路都困难，要想跳只好下辈子了。老乔桑好多年
没见过这么大的灰鱼了，鱼足足有一个人那么大，鱼身上最小
的鳞片恐怕也要比五分硬币还要大。

老乔桑开始绕着那两条大鱼转圈儿，他一激动就会喘粗
气，他绕着鱼看，用他自己的话说看到鱼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
亲祖宗从地里钻了出来。

树高喝过了水，先给他老子把烟点了递过去，然后再给自己点一根，树高要他老子坐下来：“老爸您别绕了好不好？您绕得我头好晕。”

树高蹲在那里，请他老子不要再转圈子：“您怎么还转。”

树高对着自己手掌吐一口烟：“爸您坐下，好好听我说话。”

“我又不是没长耳朵，我听得见鱼叫还会听不到你说话。”老乔桑说。

“人们都说下大雨不好，我看下大雨是大好事，东边米饭坝那里刚泄了一回洪，好多这么大的鱼都给从水库里冲了出来，人们抓都抓不过来，抓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只好用盐巴腌了搁在那里慢慢吃，这次给洪水冲下来的鱼实在是太多了，不是下大雨，哪有这等好事！”树高对他老子说他赶回来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里人，“只要下雨，咱们这里也要马上泄洪，听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是不泄洪水库就怕要吃不消了，到时候鱼就会来了，它们不想来也得来，一条接一条，让您抓都抓不完，所以咱们要做好准备。”

“我老了，就怕打不过那些鱼了。”老乔桑说。

“人还有打不过鱼的？我要树兴晚上回来。”树兴是树高

的弟弟。

“操他先人！”老乔桑虽然老了，骂起人来声音还是相当洪亮。

老乔桑就想起昨天从外面来的那几个人，都是乡里的，穿着亮晶晶的黑胶鞋在江边牛气地来回走，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原来是这么个回事。

老乔桑找到了那把生了锈的大剪子，因为没有鱼，那把剪子挂在墙上已经生锈了。老乔桑开始收拾树高带回来的那两条大鱼，鱼要是不赶快收拾就会从里边臭起来。老乔桑现在已经不怎么会收拾鱼了，他现在浑身都僵硬，在地上蹲一会儿要老半天才能站立起来。他把又腥又臭的鱼肚子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扔给早在一边就等候的猫，猫兴奋地喵呜一声，叼起那坨东西立马就不见了。老乔桑又伸出三个鸡爪子样的手指，把两边的鱼鳃抓出来扔给院子里的鸡，鸡不像猫，叼起那些东西就跑，而是先打起架来，三四只鸡互相啄，呼扇着翅膀往高处跳。盐巴这时派上了用场，鱼肚子里边和鱼身上都给老乔桑揉抹了一回。鱼很快就给收拾好了，白花花的，猛地看上去，不像是灰鱼，倒像是大白鱼。

老乔桑高举着两只手提着鱼走出去，把这两条大得实在让

人有点害怕的灰鱼晾在了房檐下，房檐下的木杆上以前可总是晾满了从江里打上来的大鱼，现在别说这么大的鱼，连小鱼也没得晾了。鱼腥味扩散开来的时候，四处游荡的猫狗很快就都聚集到老乔桑的院子里来，它们像是来参加什么代表大会，你挤我我挤你地从外面进来，你挤我我挤你地在那里站好。鱼的腥味让它们忽然愤怒起来，它们互相看，互相龇牙，互相乱叫，忽然又安静下来，并排蹲在那里，又都很守纪律的样子，它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好事发生，所以它们都很紧张。

这时有人迈着很大的步子过来了，鱼的腥味像一把锥子，猛地刺了一下他，是乔土罐，他给挂在那里的鱼吓了一跳。

“啊呀，老伙计，那是不是鱼，不是吧？莫非是打了两条狗要做腊狗肉？但现在还不到做腊肉的时候？”

“睁开你的狗眼看好，那怎么就不是两条狗，那就是两条大狗，两条会凫水的大狗。”老乔桑嘻嘻地笑着说。

乔土罐已经把三根手指，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伸到了大张开的鱼嘴里，一边笑一边让手指在鱼嘴里不停地出出进进。嘴里啧啧有声。

“啧啧啧啧，啧啧啧啧。”

“啧啧啧啧，啧啧啧啧。”

老乔桑知道乔土罐在开什么玩笑,但他现在实在是太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这些玩笑已经不感兴趣。很快,又有很多人围了过来涌进院子,是鱼的腥味召唤了他们,他们的鼻子都特别灵,许多年了,他们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灰鱼。有一个消息也马上在他们中间传开了,他们吃惊地互相看着,都兴奋起来。米饭坝泄洪的事他们早就听说过了,但他们一直认为水再大也不会淹到他们这里,这事跟他们没多少关系。但他们此刻心动了,想不到他们这里也要泄洪了,更想不到泄洪会把这么大的灰鱼白白送给人们。老乔桑屋檐下的那两条大鱼已经让他们激动起来。他们抬起头看天了,天上的云挤在一起已经有好多天了,云这种东西挤来挤去就要出事了,那就是它们最终都要从天上掉下来,云从天上一掉下来就是雨,或者还会有冰雹。

乔土罐这时又把泄洪的事说了一遍:“只要一下大雨,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等着大鱼的到来吧,你们就等着抓鱼吧,到时候它们会像一群数也数不过来的大猪小猪钻进鱼篓钻进渔网钻进女人们的裤裆,女人们到时候千万都要把裤子扎牢,要是扎不牢恐怕就要出大事了。”

乔土罐这家伙的嘴从来都藏不住半句话，人们就更兴奋了。让他们更加兴奋的是他们看见老乔桑弯着腰把放鱼的大木桶和大网袋都从屋子里拖了出来。这些东西都多年不用了，人们明白老乔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大家忽然都散开了，都明白了，大鱼真的要来了，这种事不能等，时间就是金子，人们都往自己家里跑。人们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人们互相奔走相告：

“大鱼要来了！”

“大鱼要来了！”

“大鱼要来了！”

乔土罐平时和老乔桑的关系最好，虽然老乔桑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古怪，总是有事没事说些谁都听不明白的话。乔土罐也不安起来，又接过一根树高递过来的烟，说抽完这根马上就走，说也要回去准备准备。看样子，雨马上就要来了，乔土罐又笑嘻嘻地对老乔桑说：“你这人平时看上去像是个好人，这一回怎么一声不吭就干起来了。”

老乔桑说谁让你是个罐子，你就好好等着，到时候只要你张开嘴，就会有鱼掉到你这个罐子里。

“但不会是大鱼。要装大鱼，非要这种大鱼桶不行。”

老乔桑用棍子把木桶敲得咚咚响。